

宋词创作概观

徐胜利◎著

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词创作概观

徐胜利◎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创作概观 / 徐胜利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06-15493-5

I. ①宋… II. ①徐…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5342 号

宋词创作概观

著 者: 徐胜利

责任编辑: 卢俊宁

封面设计: 北京烜晟博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28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5493-5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一

王兆鹏

这部洋洋洒洒近百万字的《宋词艺术通论》，竟出自一位业余词学研究者之手，读完不能不令人感叹！如今还有这样不计名利、不计成本和收益的民间学者！作者徐胜利，不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而是我的家乡鄂州市一家企业里的普通干部。他写书，不可能因此而获得博士、教授之类的头衔或职称，也不可能有什么经济效益。他写书，既没有任何课题经费的资助，也没有便利的图书资料可供利用，而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兴趣和执着的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写成的。仅凭他对学术的这一片热诚，就令我钦佩不已！

更令我钦佩的是，作者的身份虽然是“业余”的，但写出的著作却相当“专业”。该书体大思周，以宋词的社会功能、文化机制和艺术特性为切入点，采取“一总二分式”的论述方式，对宋词的创作艺术做了全方位的系统梳理和考察。其中上卷为总论，中、下卷为分论。上卷《宋词创作概观》从宋词的创作主体、创作动机、创作题材、创作体制、创作模式、创作环节、创作方法、创作技巧、创作范式、创作风格和创作理论等十一个方面考察了宋词创作的基本概况；中卷《宋词艺术扫描》从抒情、描景、叙事、说理、造境、设色、咏物、写人、结构和语言等十个方面分析了宋词创作的艺术技巧；下卷《宋词情感透视》则从爱情、闲情、别情、宦情和性情等五个方面揭示了宋词表现的情感内涵。涵盖面之广，在已有的单部宋词研究著作中尚未之见。有此书在手，读者就可以了解宋词艺术的方方面面。

新世纪以来的词学研究，受中外各种学术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大多偏重于词学的外部研究，特别是文化学的研究。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化学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文学自身审美特性和艺术构成方式的研究。我们既需要研究宋词的文化环境、文化功能，更需要研究宋词的艺术技巧和审美功能。在当下这种文学的艺术性研究相对冷寂的学术语境中，徐胜利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路向，锲而不舍地从事宋词的艺术探索，并取得丰厚的研究成果，很是难能可贵。

2002年春间，徐胜利曾经从鄂州来函跟我讨论词学问题，后又专程光顾舍下，咨询为学的门径。同年冬天，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在黄冈师范学院举行学术年会，他主动要求参加，会间我们相谈甚欢，对他求学的虚心和执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料5年之后，他就电邮来近百万字的书稿，令我大吃一惊，正所谓士别三日，自当刮目相看。几年未见，他就写出了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词学研究著作。这期间，他该经历了多少个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又该排除了多少专业人士难以想象的困难！

诚然，他著书不为稻粱谋，却仍有收获，他收获的是精神的满足和成功的喜悦！大概一般人都觉得做学问很苦，但做学问的乐趣，却是一般人难以体验到的。不然，徐胜利就不会在他的业余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的探索之中。是耶？非耶？徐胜利当会捻髭一笑——“笑而不答心自闲”！

徐胜利嘱我写序。我不敢言序，只是聊叙感言，权作纪念。

2007年7月28日于武汉大学

序 二

孟繁华

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著文指出：“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形’，那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的‘质’。换一句话说：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我国这位著名美学大师把诗的内涵剖为“形”与“质”来进行审美观照，我认为是有见地而且是颇为深刻的。关于诗的“意境”，自不待言是属于“质”的方面，历代大家对此著述丰盈，有不少精粹的见解。关于诗的“形”，还是宗先生说得好，“对于诗要使他的‘形’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为音乐式的情调”。

“诗有形、质的两面。”此论堪为诗学研究的重要门径。而对于宋词来说，因其原本就是一种配合音乐的诗歌，而且节律长短错落有致，不论是从文化的传承还是艺术审美的角度讲，此论更具有启迪的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然而，谈何容易！欲从“形”与“质”的方面对宋词进行审美观照和文化考察，若无较广博的文学知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会望而却步的。何况要想洞幽发微，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别是宋词的美学特征，更需要科学辩证思想和深邃的学术眼光。但最近几天，我在徐胜利的督令下翻阅了他的三卷本宋词创作艺术研究专著后，着实未曾想到，这位刚进不惑之年的业余写作者，正是循此门径默默做了这样一件系统而艰苦的研究工作。

徐胜利这部即将问世的《宋词艺术通论》，分为上卷《宋词创作概观》、中卷《宋词艺术扫描》和下卷《宋词情感透视》，其中，上卷为总论，中、下卷为分论。其考据绵密，旁征博引，既有对前贤时彦有关论述的归纳辨析，亦有不少独出机杼的生发与新见。

在本著的《后记》中，徐胜利写道：“因为宋词，是我踏上文学道路以来二十多年的最爱，从阅读、鉴赏，到模仿、创作，再到思考、研究，我已经与它晤对、交流了二十多年。……我的宋词研究工作，主要是按照如下程序进行的：首先，是收集、翻阅、研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掌握第一手材料；其次，是及时归纳整理自己的学习心得，撰写读书笔记；再次，是根据自己较为深刻的研究体会，撰写学术论文；

最后，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撰写研究专著。”虽说我读得较累，读后却在惊叹于徐胜利的执着之外，尤其钦佩他对宋词艺术之美的心灵“领悟”。

李泽厚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序言中指出，宗白华先生的文章“或详或略，或短或长，都总是那种富有哲理情思的直观式的把握，并不作严格的逻辑分析或详尽的系统论证，而是单刀直入，扼要点出，诉诸人们的领悟，从而叫人去思考、去体会”。大师的点拨，固然能够提供一种科学的指向，然而学术性的领悟，却要达到一种由浅入深、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境地。读徐胜利的著述，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要想把握宋词的美学特质，既需要相当的知识积淀，尤其重要的是著者要有艺术思维的直悟，再配合精析的方法，才可能切中肯綮，游刃有余。我看徐胜利对宋词创作艺术的探索，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方由此登堂入奥，会其指归，可谓水到渠成。

概其所要，我觉得他一是准确把握了词的音乐性特征，对宋词的起源、流变，创作的方法技巧，以及对创作者的心理动因，都作了镂金漱玉般的精析。他清醒地领悟到，宋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中国古典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后世莫能继焉”的“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当必有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元之曲等“不得相兼”的“擅其美”者，音乐性就是宋词这种“美”的一个突出体征。徐胜利的著述，亦以此贯通一脉，由表及里，分门别类地进行剖析，充分揭示了宋词的“形”之美学内蕴。首先，他肯定“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张炎《词源》）。由此生发，他不仅在宋词的章法、句法、字法、选声择调、协律押韵和审音用字等语言结构层面上进行系统的诠释，而且在阐述一些词人词作中所表现的各种艺术风格的同时，亦深入地发掘其内里的语言特质，其中均不乏一些精辟之论。如他研究李清照《词论》为何提出分五音、五声、六律的要求时说：“之所以对词的声律要求这么严，是因为词要与乐曲的音律符合，所以字的声调就要与乐的曲调吻合。……好的词作因为成功地保留了音律的特点，即使仅仅是通过吟咏，也能够获得类似音乐的体味。”（《宋词艺术扫描》）他还列举多例，揭示宋人词作在运用句法、字法上的奥秘。如他指出宋人“越是精通音乐的作家，词里的拗句（指与诗律平仄不一致的句式）也就越多”，“创调制词，皆为歌唱”，“就宋人处理拗句的态度如此谨慎来推测，其拗涩不顺者，应是音律最妙处”。再如他还举例说明，宋人词里协韵上一字多用去声（如陆游《恋绣衾》上阕的“不惜貂裘换钓蓬。嗟时人、谁识放翁”中的“钓、放”二字），而在协韵后转折处多用去声（如姜夔《扬州慢》下阕的“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中的“杜、算、纵”三字），此皆是“特意为之”，因为去声由高而低，可以缓唱，倘代以上、入声（虽然同为仄声），歌唱时“则激不起”（《宋词创作概观》）。可以说，正是因为把握了宋词的“形”之内蕴，徐胜利本著获得了充分展示宋词创作技巧、艺术风格的理论空间。如徐胜利所论：“词的任

务是要将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完美地结合起来。……要通过保留音乐的优点以加强自己内部的结构”，“词体结构类似于音乐，自然合乎情绪流动的过程，比诗更具浑成的整体效应”，由于词的音乐性特征，它“善于表现情感，与诗相比，词则更多赋情之作，风格上也更加委婉深致”（《宋词艺术扫描》）。总之，徐胜利以己之悟，纵说词艺，时时传递出宋词之所以能唱美听的审美信息，引导读者不断走近“要眇宜修”的美妙境界。

其二，在“质”的方面，他把握了宋词“言情”、“言长”的特征，对现存于世宋词文本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和艺术梳理，回溯了宋代词人兴发感动的生命历程，对其风格流派、艺术特征，作了大体的划分和评述。本著持论公允，引用了大量经典诗话、词话及古代文论的卓见，然而也以自己的美学眼光进行辨析和赏评，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可以说，这并不是简单的归纳，而是穿越时空的心灵晤对。正是有此一番晤对，本著不论是视作读书笔记也好，还是研究札记也好，既可以看作“词论”，启发人的艺术思维；亦可以看作“词史”，令人洞悉宋词演进的历史脉络。当代知名词学专家、原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先生，在论及宋词风格流派时指出：“我们说某一作家属于某一流派，也只是就其总的表现说，不能看成他的绝对唯一的表现。老练的作家，是能够随物赋形，因宜适变的。”（詹安泰《宋词散论》）此语虽然已经成为词学界的共识，然而，这个“随物赋形，因宜适变”的心理指向缘何而驻，是否可“宜”可“变”？亦属于宋词美学范畴里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徐胜利于此，可谓独有所得。他先后对宋词的抒情功能、抒情艺术等作了专论。徐胜利认为，词作为一种“依曲填词”的诗歌，在言情方面，比之于诗有其体式结构上的优势，由于受音乐的影响，“宋词具有了接近于音乐，善于深致表达情感的特点”。缘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才作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艺术概括。词之“言情”，词之“言长”，可以说是宋词艺术生成、发展的美学渊薮。徐胜利在下卷的开篇就提纲挈领地指出：

“在中国文学中，诗歌与散文的地位是最早奠定的，因而诗文成了文学王国的中心文体，这意味着它们都具有被中心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功能：‘诗言志’，‘文以载道’。词与传统文学观的某种偏离，可以视为对‘诗言志’、‘文以载道’传统的某种补充，也应看作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所体会到的文学艺术展示人类灵感心绪的律动，抒发与宣泄人类情感这一本质。”不言而喻，“这一本质”的渐现且显，促成了宋词“言情”、“言长”的审美意识潜移默化、迅速蔓延。词人兴会，多是有感而发，无论融情入景也好，还是借景抒情也好；无论是托物抒怀也好，还是使事用典也好，“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于词”（郑振铎语）。而且随着词之滥觞，其“兴观群怨”比之于诗的意味更浓，“赋比兴”的手法更有多样性的发展。“言情”与“言长”本来是宋词的根本特质。这种“质”的文体向度，也衍生出了比兴、寄托、象征、铺叙、用典等多种表现手

法。这又与那些美的意象词汇、美的声音节奏相融合，真可谓相得益彰。这正如清刘熙载所指出的那样：“词之章法，不外相摩相荡，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倚声家得之，更超常境。”（《艺概·词曲概》）清初顾咸三（仲清）亦说：

“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辛苏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高佑杞《迦陵词全集序》引）也正因如此，它造就了宋词姹紫嫣红的蔚然大观。而词人的情思、词人的境界、词人所寄托的幽微的言外之意蕴，皆在这种比之于诗式样较多而变化较大的文学领域中得到丰富多样的表达，由此，也将宋词艺术的万千意象、美妙意境、纷呈流派推向了极致。

总而言之，徐胜利在审美的文化观照之下，对宋词的内在特质（“言情”、“言长”）和突出的语言体征（音乐性）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剖析；当然这也是一些有所建树的宋词研究者须得下的一番功夫。浏览徐胜利这部专著，我觉得它不仅有别于一些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泛泛之论，而且还有点大含细入的精博之象。

王蒙先生说得好：“悟性指的是一种学习、理解、明白的能力。它似非而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在学习中掌握学习与学问的规律，摸清了学习与学问的脾气，于是一通百通，事半功倍，云开雾散，一片天光，明明白白，这叫悟性。”（《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徐胜利对宋词创作艺术的探索，既有“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辛勤，又有“蓦然回首”、会其指归的境界。阅其本著，掩卷思之，我从心里还油然而生一种唏嘘不已的感动。十多年前，我刚调到市文联工作时，就看到过他所写的许多典雅的格律诗词，也知道他对宋词情有独钟，知道他近几年还注册自办了一个宋词研究网站。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企业基层工作，研究宋词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然而他却十分专注而热情，二十多年锲而不舍。我在猛然接到这三本沉甸甸的专著时，着实还有点吃惊。尽管三卷论著的大纲有似讲义的框架，行文带有普及的意味，然而其知识和学术的承载量都是极为厚重的。著述者的甘苦，当然也不难想见。不过，我觉得徐胜利还会有不小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潜力，因为我了解他的学习精神，相信他的悟性。他的文学情结，已经“惑”了他不少年华，这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企业书生，恐怕是再难解开也不愿去解开它了！

（原题《由学及悟：众里寻他会指归——阅徐胜利〈宋词艺术通论〉刍言》）

序 三

陈明火

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能代表各种已逝的、现存的或是匆匆赶来的符号，获得与人、文化和自然交流的机缘。

徐胜利送来他的三卷本《宋词艺术通论》的初稿，嘱我序之。我只觉得有一群声音将我包围，一如满天的月光与星光。我迅速地与这群声音相互切磋了起来，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艺术的乐坊：“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了出来/纠缠着无数个世纪……”（北岛《履历》）

我习惯这种声音的“纠缠”，直逼徐胜利的《宋词艺术通论》，把我听到的声音交给另一群声音：我以为徐胜利的三卷本论著，是带有声音的词学。

徐胜利在近几年之内享受了词学的声音，进入词学研究的艺术天地，实实在在地拥有一个乐园。他摘取艺术果实的色彩、心态和情感，而后让其发之于声，并汇聚于他的著作中。

他在制造声音。依他的话说：“2000年初，我在开始从事宋词研究的时候，曾经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准备用十年时间，对宋词进行一番研究和探索。”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仅仅五六年的时间，他便推出了他的声色一体的《宋词艺术通论》，着实让人在惊叹的同时，不得不为一个执着于目标的人送去敬意。我想，这种敬意放在一个有声音的地方，便有了生命的艺术的方向。

一部《宋词创作概观》，音质平和，涂抹于艺术的唇齿。它触摸了宋词艺术的肌肤，触摸了宋词的写作技巧。书中对宋词创作的主体、动机、题材、体制、模式、环节、方法、技巧、范式、风格和理论等作了较全面的探索。

著者在《宋词创作概观》中，较好地把握了宋词创作艺术的大要，其“宋词的创作范式”两章就是最好的体现。他采用“显点”的方法，集中介绍了八种“创作范式”，如“屯田蹊径”、“清真规范”、“易安体制”、“梦窗家法”、“东坡意趣”、“淮海情韵”、“稼轩怀抱”、“白石格调”。这种诗意的显点，既突出了宋词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又让人梳理了不同风格的词家与其“范式”的闪光之处。于是，我们可以闻声而至，与“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与周邦彦“自然感受”（叶嘉莹语）雅词；与李清照解读“易安体”；与吴文英指迷填词“家法”；与东坡居士享受“词以意趣为主”（张炎《词源》）；与“辞情

相称者”秦少游相约；与“英雄之词”（王士禛《倚声集序》）的稼轩共枕；与姜白石愉悦“野兴”与“活趣”……

声音的词学是迷人的。著者看中了这种迷人之处，并把它艺术化。

一部《宋词艺术扫描》，音色单一，黏附于艺术的喉舌。它直逼历史的腹地，直逼艺术手法的宝藏。全书依次扫描了宋词的十大创作艺术，包括抒情、描景、叙事、说理、造境、设色、咏物、写人、结构和语言等。

宋词的艺术特征，一如唐诗，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而著者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一番梳理，可谓“集大成者也”。他的述说方式是“直入式”的，就宋词创作的某一特性来进行一番艺术透视。如“宋词的抒情艺术”，他在揭示了宋词抒情艺术的总体特点之后，发掘了宋词创作中“直接倾诉”、“反转折进”、“借景抒情”、“比兴寄托”等艺术手法，这样的“点”、“面”结合，不失为精明的一招。因为若是只言及一两个“点”，而无“面”上的概述，恐会失之偏颇。而这种写法，则让人一目了然。

著者的组构艺术是多变的。不仅有“点”与“面”或“面”与“点”的不同组构，如“宋词的造境艺术”，先写宋词意境的特点和类型，再写“意象运用”和“意境创新”；而且还有“平列”与互为因果的组构，前者如“宋词的写人艺术”中的“外貌”、“情态（动作）”、“语言”和“心理”描写等，后者如“宋词的语言艺术”中的“声情特征”、“韵律效应”、“词汇风格”、“语法技巧”和“修辞手法”分析等。

声音不是随意出现的，它伴随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艺术视觉。

一部《宋词情感透视》，音味淡然，潜伏于情感的心室。它透视着词家的情感，透视着艺术的内场。该书列有情感的五大方面：一曰爱情、二曰闲情、三曰别情、四曰宦情、五曰性情。

著者以“五情”为中心，分别生发出细致的情感。如“爱情”一章里，有“艳遇与欢爱”、“伤春与悲秋”、“忆旧与悼亡”，这样归为若干小类，共同述说人类的不同之爱、相异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阅读量，没有一种艺术声音的“锁定”，是很难让其理想归位的。可以看出，著者有意扩大了爱情的内涵与外延，让爱情无处不传播出醉意的自然之声。另外，在“性情”一章里，有著者的一番苦心经营。他一口气推出了五种“性情”，无不给人一种既互相共融，又独树一帜的世界与天空。“性情”的声音既是隐含的“忧惧衰老的惜时心绪”与“凄清孤寂的女性情怀”，也是“彩云易散的怀旧心态”与“聪明睿智的人生感悟”。

综观三卷本《宋词艺术通论》，凡百余万言，可谓耗尽著者的心音。假若著者没有怡情于孤灯之下，忘我于自然之中，淡泊于是非之外，是难有如此恢宏之声的。

任何人寻找一种有价值的声音，都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著者也不例外。他亦在词学的丛林中，艰难地寻找带有声音的艺术。是呀，他“要想化大众，先要大众化；只要大众化，就能化大众”。艺术于专家、于大众都有一种价值的流变。这种流变既有自己的思想观照与艺术探访，又有自己的精神意旨与终极关怀。

著者没有在历史艺术的废墟上喊叫，而是在时光的筛选中带来自然的低语，留下一份属于大众的声音，属于专家的声音。

当然，著者也有它的精神快餐的遗憾。在三卷本的《宋词艺术通论》中，似乎也有声音之不调和处：一是“公共空间”的概述较多，缺少个别的叙述。如《宋词创作概观》的前半部分较为明显，另外还有一些章节几乎处于“介绍”的位置，有“从理论到理论”之嫌。二是三卷本的分类及某些章节的划分似有不妥。如《宋词创作概观》的“方法”、“技巧”似应归为《宋词艺术扫描》；《宋词情感透视》的第三章“别情”与第四章“宦情”，就有相互关联的地方：“别情”中的“羁旅行役”、“去国怀乡”与“宦情”中的“英雄失路”、“忧谗畏讥”，这些情感有可能在同一首词中都有显现，实难分开。三是叙述的语言稍有词语堆砌之感，显得活脱不足。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介绍”过多，“概述”过多……

我想寻求对“规范”的偏移，但绝不想扼杀著者的“规范”之举。只是在推崇著者的词学研究之时，想摈弃一些表面的外在的带有共性的言说，哪怕这种言说并无什么过错。

声音是真实的存在。著者的声音存于书并非易事，著者的声音随着书籍走向另一些声音并走向永远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著者能够迎难而上，翻新着词学里的一个存在的地质构造，把人生所需，把艺术所需的无比丰富的内在的声音送给每一个生命体，这是让人舒颜之谋，值得庆幸。

艺术的声音，思想的声音都是有生命力的声音。我尤其偏爱艺术中的自然的声音。

（原题《声音的词学——序徐胜利〈宋词艺术通论〉》）

目
录
CONTENTS

序 一（王兆鹏） / 01

序 二（孟繁华） / 03

序 三（陈明火） / 07

导 言 宋词的社会功能 / 001

第一章 宋词的创作动机 / 007

第一节 应歌 / 007

第二节 抒情 / 012

第三节 言志 / 017

第二章 宋词的创作题材 / 023

第一节 艳情 / 023

第二节 时序 / 027

第三节 咏物 / 031

第四节 爱国 / 033

第五节 应酬 / 037

第三章 宋词的创作模式 / 040

第一节 依曲填词 / 040

第二节 依律填词 / 044

第三节 依词制曲 / 047

● 第四章 宋词的创作环节 / 048

第一节 选声择调 / 048

第二节 协律押韵 / 057

第三节 审音用字 / 062

● 第五章 宋词的创作方法（一） / 068

第一节 和韵 / 068

第二节 集句 / 073

第三节 槩括 / 076

● 第六章 宋词的创作方法（二） / 082

第一节 章法 / 082

第二节 句法 / 091

第三节 字法 / 104

● 第七章 宋词的创作技巧（一） / 112

第一节 比兴 / 112

第二节 寄托 / 115

第三节 用事 / 120

● 第八章 宋词的创作技巧（二） / 124

第一节 离合与呼应 / 124

第二节 转折与顿挫 / 130

第三节 勾勒与点染 / 136

● 第九章 宋词的创作技巧（三） / 142

第一节 以诗为词 / 142

第二节 以赋为词 / 151

第三节 以文为词 / 157

第十章 宋词的创作范式（一） / 165

第一节 屯田蹊径 / 165

第二节 清真规范 / 172

第三节 易安体制 / 180

第四节 梦窗家法 / 186

第十一章 宋词的创作范式（二） / 195

第一节 东坡意趣 / 195

第二节 淮海情韵 / 202

第三节 稼轩怀抱 / 207

第四节 白石格调 / 212

第十二章 宋词的创作风格 / 219

第一节 婉约 / 219

第二节 豪放 / 225

第三节 骚雅 / 230

结束语 / 238

参考文献 / 239

后 记 / 243

导 言 宋词的社会功能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历元、明、清直至现当代而经久不衰。宋词作为这一文学样式的典型代表，曾经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过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广大听众和读者，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明清以来，人们对宋词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楚辞、汉赋、唐诗、元曲相提并论，誉之为“一代之文学”（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页）。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宋代文学中，词是“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因为在宋词中，“时代心理终于找到了它的最合适的归宿”（李泽厚《美的历程》第253、254页）。

在宋代，郊游、赏花、听歌、观舞、饮酒、品茶等等，是士大夫文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这种以娱乐为主的节序风俗和士大夫社会的生活风俗，为宋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证。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应歌词、应社词、节序词、酒词、茶词、寿词的出现，便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流行于宋代民间与士大夫社会的风尚习俗，不仅仅停留在娱乐之上，具有娱乐功能；而且还具有抒发情感、探亲会友、契阔谈燕的机制，具有抒情、交际的功能。而作为风俗行为的一种表征和特殊语言的宋词，也自然而然地具备这三大功能。换言之，作为反映社会群体的心理积习与情感趣味的宋代风俗，赋予宋词以娱乐功能、交际功能和抒情功能。而这三大功能又给宋词的生命力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源泉，促进了宋词的发展和繁荣。

一、宋词的娱乐功能

由于词本来就是为适应酒筵花间、歌台舞榭等场所娱宾遣兴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宋词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其娱乐功能。这种娱乐功能可以分为侑觞劝酒、劝茶延客和娱宾贺诞等几个方面。

（一）侑觞劝酒

宋词的娱乐功能，首先是表现为侑觞劝酒。饮酒和听歌，在历代士大夫的生活中常常是相伴而行的。以词为侑觞劝酒的手段，从中晚唐起直到两宋，都十分流行。不少词人正是抱着这一目的而在酒席上当场挥毫赋词的。如北宋词人黄庭坚即是如此作词的。据清徐鉉《词苑丛谈》卷一记载：“韩文公《遣兴》诗‘断送一生惟有酒’，又《赠郑兵曹》诗‘破除万事无过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劝酒》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远山横黛蘸秋波。不饮旁人笑我。花病等闲瘦弱，春愁没处遮拦。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斜人散。’”（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第34页）他的《木兰花令》（庾郎三九常安乐）也是一首劝酒词。该词词序说：“庾元镇四十兄，庭坚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坚假守当涂，元镇穷，不出入州县。席上作

乐府长句劝酒。”（唐圭璋《全宋词》第523页）

很显然，黄庭坚之所以作这首《木兰花令》词，目的就是为了劝他那位“四十年翰墨故人”的庾元镇多喝一杯酒。当时贺铸正好路过此地，于是他也在酒席上作词为黄庭坚等劝酒。据清徐鉉《词苑丛谈》卷一引《复斋漫录》说：“方回词有《雁后归》云：‘巧剪合欢罗胜子，钗头春意翩翩。艳歌浅笑拜嫣然。愿郎宜此酒，行乐驻华年。’

未至文园多病客，幽襟凄断堪怜。旧游梦挂碧云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山谷守当涂，方回过焉，人曰席上作也。”（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第24页）

因此，从词人的创作意图和实际效果来看，这两首词的存在价值，首先是它的侑觞劝酒的功能。将侑觞劝酒作为作词的目的，在宋代词坛上实属普遍。除黄庭坚、贺铸的作品之外，其他词人的作品也向我们透露了此中消息。如毛滂的《剔银灯》词序说：“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唐圭璋《全宋词》第872页）仲并的《好事近》词序也作了同样的说明：“宴客七首。时留平江，俾侍儿歌以侑觞。”（唐圭璋《全宋词》第1665页）除了由词人在词序中说明其目的之外，更多的作品则未作说明，但在事实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词人创作的当初，都曾经发挥过侑觞劝酒的实用功能。

（二）劝茶延客

劝酒需要歌词，劝茶同样也需要歌词。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学者们所忽略。事实上，就宋词的社会功能而言，它不仅被用来侑觞劝酒，而且还被用来送茶助兴。如元费著《岁华纪丽谱》即曾说：“正月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赵抃）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曾帅蜀）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转引自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伎制度》第140-141页）与这一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是词人们纷纷写作“茶词”。

在宋代的茶词创作中，黄庭坚的创作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影响也最大。如黄庭坚词集中直接标明“茶词”的有《品令》、《惜余欢》、《看花回》、《西江月》、《阮郎归》、《满庭芳》等诸多词调。从这些茶词中，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宴后烹茶、唱茶词是为了延续酒后未阑之余欢。如黄庭坚《看花回·茶词》上片云：

“夜永兰堂醺饮，半倚颓玉。烂漫坠钿堕履，是醉时风景，花暗烛残，欢意未阑，舞燕歌珠成断续。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唐圭璋《全宋词》第521页）酒歇而欢意未阑，于是便再烹清茗、歌唱茶词以振余欢。再如其《惜余欢·茶词》下片云：“歌阑旋绕绛蜡。况漏转铜壶，烟断香鸭。犹整醉中花，借纤手重插。相将扶上，金鞍腰褭，碾春焙、愿少延欢洽。未须归去，重寻艳歌，更留时霎。”

（唐圭璋《全宋词》第521页）也是以碾点春茶，再唱艳歌来少延欢洽。第二，由于茶词是在酒阑宴散时所歌，故而其中还含有留客和送客的意思。黄庭坚《惜余欢》词所谓“愿少延欢洽”、“更留时霎”即是如此。此外如黄庭坚《阮郎归》词的“绛纱笼下跃金鞍。归时人倚阑”、《满庭芳》词的“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则是替客人想象家人倚楼望归的情景。

（三）娱宾遣兴

所谓“娱宾遣兴”，是指作为主人的一方在迎接和招待来宾之时，运用各种方